

我们唱

叶三



我們唱

叶三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唱 / 叶三著 . —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 , 2017.7

ISBN 978-7-5168-1464-2

I . ① 我… II . ① 叶… III . ① 音乐家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
IV . ①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1803 号

我们唱

著 者: 叶 三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策划编辑: 罗丹妮 刘 婧

装帧设计: 彭振威

内文制作: 大观世纪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 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1168mm × 850mm 1/32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464-2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序

我听到的歌

文 | 郭玉洁

我总记得，那是2001年五月。老式的北大礼堂，舞台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，大概有“新青年新音乐”字样。换场时，猩红色的大幕合了又开。主持的女孩每个字都念得又圆又整齐，像是声音的仪仗队。有一刻，也许女孩自己发挥了。她说，下面将要出场的歌手，他非常有才华，而且非常英俊……大幕正在打开，朴树站在舞台中央，他瞪大眼睛，看向女孩。观众哈哈地笑着。《白桦林》的前奏已经响起。

朴树、许巍、“新裤子”，都出场了，那时的大学校园，他们正流行。但有些人，我是第一次听到，“野孩子”、胡吗个、周云蓬。胡吗个的名字逗，歌名也逗，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，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》。“野孩子”四个人，一字排开，唱的真是西北民谣——我认出了其中一首，在兰州读书的同学曾经唱过，她说，那是新疆来的调子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胡德夫。他弹着钢琴，第一句简直像崩了一座山，“Standing on my land……”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一些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年轻音乐人。他们又歌又舞，唱

了很多个“娜鲁湾”。

我那时有一个模糊的感受：一样是民谣，台湾的音乐人看起来那么干净，健康，那么现代，而大陆的民谣歌手和他们比起来，那么——土。

其他观众也许和我想法类似，并且大大方方地表达了出来。因此周云蓬上台之后，轻轻弹着吉他，并不唱歌。他说，大家为什么不对自己本土的音乐人好一点呢？

关于这场演出，我常常怀疑自己的记忆出错了。我找不到这场演出的资料。在互联网时代，这几乎等于没有发生。或是，我把几场演出混在了一起？我努力向记忆的暗处搜索，细节纷纷跃出，却也越来越固执：就是那个晚上。因为我最记得的，是周云蓬这个镇定、通透的问题，而只有在这样的一台演出，这个问题才会这么合理。

也是2001年，“野孩子”开了河酒吧，拐个弯是乡谣。后来有了更多酒吧，live house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经常和朋友去看民谣演出。酒吧、live house的椅子通常都不舒服，但是空间正合适，舞台和观众不远不近，中等距离。我就是个中等距离的听客，花钱去听，听完也就走了。偶尔，听接近民谣圈的朋友（当然都是美丽的女孩）谈起他们的八卦。又说，其实他们很穷，演出费不高，经常坐火车去各地演出，一去好几个月——多去些地方，才能赚到钱。

当时我已经在媒体工作，察觉一些东西，那些特别又即将消逝的人事，逐渐成了职业本能。我朦胧地觉得，有什么

事情在发生。一群人在中国的大地上歌唱。不是校园，不是音乐厅、体育场，甚至不是录音室，就是在大地上。曾经诞生了《诗经》、《古诗十九首》的大地，野草丛生。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“土”的原因。土，也就是生命力。

我想，应该有人写下这些民谣音乐人，火车上的流浪歌手。但是，谁有能力写呢？谁能写下音乐、写下诗人？我也并不知道，这股风潮会如此短暂，唱片业衰落，酒吧、live house 一家一家关掉，音乐节和真人秀迎合、主宰了都市年轻人的音乐口味。一个漫游、歌唱的时代结束了。

阅读叶三的书稿，回忆起十多年前的感受。那些我听过的和没有听过的人名，我想知道却从不知道的故事，一一出现在了叶三的书里。

我是来到“正午”之后认识的叶三，后知后觉地关注了她的微博（两三个月后，她不知踢出了谁，把我纳入，保持了关注人“333”，一排银钩一样的数字）。我想，这个人文字真漂亮，每条微博都像一次修辞练习，语言的自由体操。而且，这些练习基本都用在骂人上了。

生活中的叶三，和网上那个凌厉刻薄的“三爷”一点都不像。

每次我去北京之前，她都问，大头，你要来住我家吗？（我的另一个选择是谢丁家）第二天她就像失忆了一样，又问。到叶三家，书房的折叠床还没有收——前一天有别的朋友借宿。叶三家白天常拉着窗帘，冬天有些阴冷，有朋友说

是古墓派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叶三喜欢召集朋友去家里，周六晚上，七八个人一起看《我是歌手》，电视里人唱着，大家却安静，坐在沙发上、地上，都在看手机。有点诡异的场景。

又有一次，叶三专门开车到机场接我——就为了提前听一个八卦。像她的文章一样，一个冷冷的张爱玲，杂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汪曾祺。

如果不写作，叶三可以去开车。在西北的高速公路上，叶三的车像一只鹰，向猎物俯冲。在城市里，叶三总嫌前面的车太慢。一边骂一边超车——并排时减速，看看那个司机：“果然是个打电话的傻”，或，“果然是个女司机”，然后意识到我坐在后面，“啊，大头，你骂我吧。”我就是他们嘲弄的女权主义者。

叶三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她总说，朋友比工作重要。她也很高兴地承认，自己对人不对事。对朋友，对她看重的人，她就像书里写的，“既吃软又吃硬”。只要对方示弱，她就心软。有时候生气了，偷偷抱怨一阵，又说，算了，我去骂粉丝泄愤。那些刻薄，是她能到达的极限，在内心，叶三是个很暖的人。

这就难怪了。每次看到叶三的文章，我都惊讶她拿到这么多细节（她总是炫耀说，还有更多的不能写）。这些音乐人掏心掏肺地，跟她讲自己的故事。最后，他们都成了朋友。要写下他们，写下过去这十多年的音乐往事，还有谁比

她更合适呢。

和叶三成为朋友，是我在“正午”最高兴的事情之一。她让我重新思考友谊的内涵：真诚，重承诺，愿意付出。我也觉得幸运，有这样写作上的同志——令人妒忌的才华，和在其他领域的无能。

在“正午”工作的这段时间，非虚构写作，像镀金大字一样浮现出来，或许，我们也帮助塑造了这一潮流。叶三的这本书，必定是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。无论在哪个层面，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。同时，我也知道，对于叶三来说，还有更高的文学挑战。推荐你阅读《我们唱》，并且，期待叶三的下一部作品。

序

叶三的椅子

文 | 谢丁

三年前，我搬到常营没多久，就说动叶三也搬过来了。我们一起去看房子，是一套两居室。客厅空荡荡的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落地窗前有一个简陋的木架子，搁了一盆植物，阳光照着花盆，清淡的孤零零，地板上丢了些小板凳。一个老头独居。出门下楼后，我们俩都说，这个不错。我说不错，是因为这套房子太像叶三了。

搬家前，叶三请人刷了一遍白墙，订了窗帘。窗帘对叶三来说很重要，后来我常去她家，窗帘总是拉得死死的，偶尔透个缝，阳光像贼一样偷进来。我们去宜家买沙发买床，一排书架，各种灯具，大地毯，她又在淘宝订了一批铁艺木桌，这个房子就被叶三占满了。房子里也有大型植物，感觉总缺水，还养过鱼，每次她出差回来，几条鱼都散在各处，被那只怕生的猫吃得七零八落。能在这儿活下来的，只有她和那只猫。

房间里的东西都很新，唯一从旧居移来的，只有一把椅子。

椅子很轻薄，可升降旋转，除了金属支架和扶手，其余都是薄薄的一层皮。我胖的时候，不敢坐上去，怕塌了。这把椅子躺在书房里，平日很少露面，有时我们人多吃饭，才搬到客厅当餐椅，独占一个方位，留给最胖的那个人。坐过几次你就知道它其实很结实，又有弹性，像浮在一张飞毯上。叶三大多数文章都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写的。

我认识叶三七年了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工作上的事，也一起旅行过，说了太多太多话。很多人都说，叶三的文字是发光的，常有金句，其实她生活中说得更多，只是这些句子说出来就消失了，溜走了，如今我一句也想不起来。我好几个朋友都有一种本事，能记住别人说过的话，写作时顺手拿来，形神兼具。叶三也有这种本事，形容某个人，只需短短几笔白描，配上一两句直接引语，活灵活现。我却不行，什么都记不住，经历的人和事都像被抹去了细节，只留下模糊的影子。我是隔着毛玻璃看世界，看时间，看这过去的七年，叶三在我这儿全都模糊了，余存一把清晰的椅子。

也有很多画面，但没有声音。比如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蜷着腿，一只猫警惕地蹲在地毯上，阳光只有一缕，而她躲在暗处，盯着手机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是我最常见到的叶三，就像一幅油画，平静慵懒的深处藏着一丝不安。还有一些动态的画面，她喜欢收拾屋子，穿着拖鞋走来走去，碗筷放到厨房，清理桌子扔到垃圾桶，我眼前就总是一个影子在晃动。这些画面和影子，像反复播放的老电影，构成了叶

三的日常生活。在这种生活里，叶三可能是温暖的，迷糊的，甚至是家常的。但我隐约觉得，叶三的世界不在这个客厅，而是在书房，在那把椅子上，她坐在那里用写作抵抗这种生活。

我从未亲眼见过她在书房写作。那个房间总是拉着窗帘，一扇通往阳台的门永远敞开，阳台是那只猫的空间。遇到她出差，我偶尔会去阳台换换猫砂，加点儿猫粮，然后我退到书房，盯着一墙书架，发会儿呆，或者坐到那把椅子上，想沾点才气。还有几次聚会，客厅人很多，我躲进书房，尝试坐在椅子上看会儿书。还是有魔力的，隔着一堵墙却是两个世界。

叶三总是清早交稿，所以我猜她是在那把椅子上熬夜通宵写完的。有时我也见到她躺在客厅沙发写东西，但我私下以为，她认真看待的文章，她想进入的文学世界，都得回到书房完成。

在文学世界，我只是偶尔能遇到叶三。我们可能喜欢同一个作家，同一本小说，喜欢的作品里含有一种共通的气质，以我粗浅的理解，那是一种雾蒙蒙的氛围，冷，阴冷，平静的绝望，缓慢的不知方向的行走。但我止于此，留在这氛围里暗自叹息，而叶三却从这种绝望中诞生出写作的力量，找到载体，描出她自己的氛围：她的声音和腔调，不在故事，不在好看的细节，而是藏在了句子里，每个句子都是她单独的表达。这也许就是她无法复制的风格，没办法，她

写什么都行。

这本书收录的文章，都是叶三在常营写成的，而且应该是在夜晚。从我家步行到她家，不到五分钟。有时深更半夜我出门遛狗，偶尔走到她楼下，能望见模糊的灯光，窗帘依旧拉得死死的。我想我们都是那种喜欢夜半歌声的人，只有在午夜才能观察自己的灵魂，看看它往下坠到何处了。写作只是暂时的抵抗，我们终究是往下掉的，哪怕一把舒适的椅子也不管用。

对叶三和我们这些人来说，生的乐趣，也许就是在那个坠落过程中彼此望见的几眼。

自序

和朋友们在一起

出第一本书的时候，我还不太明白出书是怎么一回事。到如今转眼六七年，我还是不太明白——也包括对生活 and 写作。

《我们唱》是我的第三本书。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目都写在常营，首发在“正午”。这篇自序之前的两篇序言，由我在“正午”的同事郭玉洁和谢丁所作。郭玉洁和谢丁不仅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的挚友与良师。可以说，没有他俩，就不太可能有这本书。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在生活中，他俩对我的包容和帮助是无限的。特别是，读完前面两篇序言，我才知道，他们对我的了解和理解比我以为的还要多。感谢他俩。

感谢这本书的编辑罗丹妮。是他们的耐心负责，把我从懒惰和随波逐流中打捞出来。在我看来，当下，好编辑比好作者更为难得。罗丹妮是个非常出色的编辑，能认识她并和她成为朋友，是我的幸运。感谢她。

《我们唱》写的是一批音乐人的故事，在他们的故事之间，我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也夹杂在此。我很喜欢这个形态。

我写的这些音乐人都是我尊敬并喜爱的，在书里，好像我们真的一起走过了一段生活。感谢所有接受我的采访，并允许我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的音乐人朋友。

感谢为我绘制封面的诗人袁玮，及书名书写者方闲海老师。他们与我写到的这些音乐人一样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但愿我没有辜负大家。

感谢曾帮我纠正文中错误的“正午”读者。无法一一具名，我很遗憾。感谢你们。

感谢为我撰写推荐语的冯唐、张晓舟、仁科和阿茂，老狼，和张玮玮。难为你们了，感谢。

最后，再感谢一下“正午”。对我而言，“正午”不仅是一份工作，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，它还承载着我写作的期许和尝试，对友谊的渴望和寄托。在“正午”的这两年多，我收获良多，感谢每一位同事。我也乐于看到更多的“正午”作者能够出版更多的纸质书，这不仅是出于对网络传播的不信任，更多是因为，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。

《我们唱》的写作和出版不能算很艰难，当然，也并不简单。临到付梓，我仍感惶恐。对于写作和生活，我想，与我第一次出书时相比，我的进步是，我已不再去试图搞懂它们。所以，写完这篇序的最后一个字后，这本书我便不去想了。我只能说，在还能够写的时候，我会一直写下去，尽量心无旁骛，尽量勤奋。岁月无尽，而我希望我始终有情。

目 录

i	序：我听到的歌 _ 郭玉洁
vi	序：叶三的椅子 _ 谢丁
x	自序：和朋友们在一起
001	我走过的一条路
005	二重奏
025	关于我爸
033	裸体朋克
057	纯真年代
065	恋恋老狼
085	万一你听到
091	百花深处袁惟仁
101	不 POGO 的人
107	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
125	其中有禅

129	如果没有人看着我
157	生活要像海里的鱼
177	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
205	秦时明月汉时关
213	西北野孩子